

足以致借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狙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東顧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相禪而不言其別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親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稷墮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摠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感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宅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獨鷲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文固顯實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達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

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德聖人澹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不以為物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顯實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挽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挽君之正唯正德能挽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

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嚙嚙之悔人心若是其速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美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爲衣喝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况楚王爲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祿爲顯使王公化高爲卑於物無逆與之爲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閱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爲利祿之計王果引

隱士抑貪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指瑕罔心神交固而澁沉乎嗜欲也救凍喝者人事待春來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春伯鸞之婦質

春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專改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祿而化卑也與物爲娛則同塵而不溷與物樂通則和光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施爲而趨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爲事與有道者之心相遠去矣

虞齋曰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喝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佞人正德謂真小人方能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下士化專爲卑也窮理自娛與物無礙自

保其真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之也並止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則專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間暇殊不容力言在家在鄉各得其和閱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爲公閱休之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爲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不知內有神者可專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燦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喝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恣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今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况楚王嚴暴非夫恣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閱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閱休

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為至若不
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
不能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
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
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然
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
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
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
行則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
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
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
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

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
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
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
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
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由乎
聞知則有時而衰性之所愛故能久也
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
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
物我為一其所謂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
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
○ 甚甚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
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
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
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眾人憂
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
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
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
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
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

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
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
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泯然一
體無內無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
靜搖者作動皆以天為師也聖人非有意
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知之不
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
而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
人愛之以別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
○ 若不聞為人喜而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
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
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
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
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
也聖人之愛人亦無情而人與之名若不
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
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
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綢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

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為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知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庸齋曰義網緣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連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曰不知不聞其嘉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

曰性也

網緣謂世界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為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于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為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為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為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六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則陽第三

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緜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況見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閻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泯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眾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